

四明叢書

張宗祥



00
2
10

徂徠春秋說

歸生不從則子公不弑靈公不死凡鄭之亂歸生爲之

也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自蕭魚之會師不出者已七年今鄭子孔欲去諸大

夫而專政召之來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襄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以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矣

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于外不

知其所終也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徂徠文集

奮爲宏休摘爲英聲昭爲烈光暉暉煜煜如日之華鏗鏗訇訇如雷之行暢于無窮揚于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不有窮盡若我太祖一駕而下潞再矢而定揚三揖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北縛并原四十五年之寇眞宗暫臨澶淵匈奴喪威墮膽迨今四十年不敢箠馬而南今皇帝明道之初獨臨軒墀神謀睿斷如雷之動六合莫不震焉發號施令如風之行萬民莫不見焉登任哲文翦鋤姦惡天清地明日燭月霽乃作爲宋頌九篇 皇祖

太祖殺李筠滅李重進也 聖神出師援長沙且假道

荆渚取荆潭也 湯湯取孟昶也 莫醜取廣州也

金陵取李煜也 聖文吳越歸也 六合雷聲太宗取

劉繼元也 聖武戎犯澶淵真宗親臨六師也 明道

今皇帝獨臨軒墀聖政赫然日新也

宋頌九
首序略

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

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

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不大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世

出之賢求之千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

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爲
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
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
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
存于千萬年而無窮盡哉

慶曆聖德頌序略

夫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
殍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
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
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

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爲怪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物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旣不能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水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

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

禹貢洪範詩之頌雅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
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
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無怪今天下反謂之
怪而怪之嗚呼

以上
怪說

附錄

先生氣節勁正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
言見用利天下不必出諸己言不用獲禍至死而不悔
歐余王蔡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
欲從之范文正公爲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

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
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
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此諫官諸公服其言而罷
筆錄

其上孫先生書曰昔熙道常見誨去其不得于中而就
于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自知之甚熟不能果
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公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
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
去之求合于中其言深切著明又過于劉公與熙道也

今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者也

梓材謹案書中有云曹二任三曹二當卽曹起任三不知其名又案劉公當是劉子望徂徠集中有上劉工部書子望僅官主簿蓋工部別一人又上趙先生書亦不知其名又與土熙道書云熙道于我不啻于天也我德熙道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亦激切戒我與是書同

王廣陵讀先生原亂曰宋有天下行百年名儒六七作然猶逗滯淺近未經絕古雖閒得聖人之遺言苟置于大有爲則未免泥與匱以是使人不多喜其書及得石公操所留文若原亂明禁等篇是亦欲有爲者也有欲

救之言無可救之道吾則爲斯且不謂公操爾惜夫不之用也已

晁景迂與三泉李奉議書曰公稱徂徠山石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閒學士則徂徠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于泰山孫明復今捨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章有純粹駁雜不論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尙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爲高祖申韓以爲大者是

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

又題古周易後曰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于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于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尙何責哉

陳直卿曰景迂言守道云云今觀此解義言王弼注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他卦皆然惟乾卦不同者欲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爾也按宋咸補注首章頗有此意晁殆誤記耳

劉子卿曰石守道師孫明復世謂之東學

朱子語類曰春秋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說雖有疏略
推明治道直凜凜可畏

魏鶴山記徂徠祠堂曰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爲詩曰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眾怒爲子記此
冤嗚呼旣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尙何冤之足慮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
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
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黃東發曰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

扶侍嘗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高風篤行有益世教爲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指切當世自謂吾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輩深恨之幾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此孔子所以拳拳于中行之士也張安道直指先生爲姦邪過矣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石守道作怪論三篇毀楊文公予嘗駁之矣又讀其救說一首最悖于理如云漢祚微王莽篡道大壞揚雄存之五代之亂馮瀛王存之數語蠱世道人心不淺而篇終又云天下國家有難患以死殉之忠臣之節云云又何自相矛盾之甚守道持論率僻謬如此此論與謝山書徂徠集後可參觀阮亭又述元遺山續夷堅志云石守道墓在奉符大和中墓崩諸孫具棺

葬骸骨獨其心如
合兩手已化爲石

補忠烈文先生彥博

梓材謹案新昌縣志以先生爲其邑石
待旦門人是先生不獨在孫氏之門矣

潞公語要

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刪詩書正義始典墳之素定
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贊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脩春
秋深屬辭比事之傳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潞公遺文

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

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
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
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晁錯論
雲濠謹案先生有進尙書解表云采其切于資益
聖治宜于重複溫故者凡十篇經義考謂其解附
載集中

附錄

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靖一見奇之問潞公曰
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
相潞公手也遂薦爲殿中侍御史

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
觀望見潞公于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
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
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
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高宗時高麗尙書金富轍奏邊事曰杜牧言時事云上
策莫如自治宋神宗與文彥博議邊事彥博曰須先自
治不可略近圖遠今我三韓之地豈惟七十里而已哉
然而不免畏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

居易錄